

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卡尔维诺

王蒙

(湖南大学, 湖南省长沙市, 410082)

摘要: 本文分析了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的卡尔维诺。考察了卡尔维诺本人在巴黎旅居时一方面对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吸收, 另一方面其小说创作又明显受到以雷蒙·格诺为代表的乌力波文学小组的影响。其创作理论和后期小说都呈现出有别于传统叙事的特征。

关键词: 卡尔维诺; 后现代主义

中图分类号: 750.14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社会进入信息社会、知识社会和消费社会, 社会与文化的形态正在发生相应的转变, 一批激进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相信, 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经破晓, 同现代社会与文化的决裂已经出现, “后现代”在西方开始逐渐成为一种流行的话语和文化潮流, 广泛涉及大众艺术、实验小说、后结构主义哲学及其文学批评等内容。从 1967 年起, 卡尔维诺寓居巴黎长达 15 年之久, 其时正逢后结构主义在巴黎兴起, 一方面卡尔维诺表现出对罗兰·巴特、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吸收和认同, 一方面其小说创作又明显受到以雷蒙·格诺为代表的后现代小说家的影响。

一、卡尔维诺和后现代主义的渊源

就卡尔维诺而言, 他并不承认“后现代”这种表述的合法性, 同时特意强调自己“不属于任何流派”^[1]。他指出后现代主义来源于现代主义, 二者是师承关系, 而“‘现代主义’作为术语来表达, 在意大利的文学批评词典中是不存在的”。^[2]但是卡尔维诺对此的辩论并不能消弭他的作品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系, 以及后现代主义对他本人的影响: 一来他是在后现代的文化背景下创作的, 另外, 他的作品能明显看到其对后现代文学创作手法的吸收。本文以卡尔维诺后现代主义思想研究为选题, 并非想用其生搬硬套来对卡尔维诺的创作理论和作品进行研究分析, 而是在经过大量的资料查阅收集整理, 以及文本细读的基础上, 试图探求卡尔维诺的精神理念地形图, “‘后现代主义’仅仅是一种‘命名’”^[3], 是理解卡尔维诺的一个象征标志, 一套话语而已。

1967 年, 卡尔维诺来到法国巴黎, 并在此间断居住了 15 年。在这个时期, 卡尔维诺发现“人文科学领域的认识方法并不能够使我们了解世界”, “语言学、结构人类学、符号学等领域”经常会出现于其文章中, 卡尔维诺也更愿意“在自己周围汇集一堆各不相同, 而且彼此并没有联系的元素: 除了‘人文科学’外, 还有自然科学、天文学、宇宙学、演绎主义和信息理论”^[4]。一个与所有这些方面相关的名字开始被卡尔维诺频繁的引用——雷蒙·格诺。

卡尔维诺在巴黎与格诺一拍即合, 并把格诺的《蓝花》翻译成意大利语, 这是他唯一的译作, “格诺是少数奋力贯彻始终的大师之一”, ^[5]卡尔维诺对他表示钦佩和精神上的亲近。格诺不愧为法国文化界的怪杰, 具有多重身份, 诗人, 小说家, 数学家, 哲学家, 卡尔维诺认为格诺的兴趣与选择乍看之下貌似混乱, 但其实格诺有内在的秩序感, “只有(文学与数

学的)发明才能创造这种秩序感,因为现实是一片混乱”,而“事实上,为了向无意义世界没完没了的混乱挑战,格诺才在他的诗学中建立了对秩序的需要,以及在语言内对真理的需要”。^[6]格诺对数学的激情非比寻常,不断用算数和代数的方法,来实验语言和文学创作,比如《风格练习》和《百万亿首诗》,前者出版于1947年,这本书格诺用“笔记体”、“泛灵论”、“拟声”、“现在时”、“亚历山大体”^[7]等99种方式讲述了同一个故事:一位衣着外貌有些奇怪的年轻男子在公共汽车上与人发生了争执,没过一会儿他就离开原来的位置抢到了一个空座,后来又出现在火车站,遇到了另一位年轻人,两人开始讨论衣服上的纽扣;后者则是创作十四行诗的机器,由十首押韵的十四行诗所组成,它们被印在纸页上,然后被切成水平的长条,每一行落在一张纸条上,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组合,每一个第一行都有十种第二行,经由这般组合,能诞生百万亿首诗歌。卡尔维诺认为格诺的这些书是“文类上独一无二的作品”^[8],创作自然也受格诺排列组合观念的影响,在《命运交叉的城堡》中,卡尔维诺借助一副塔罗牌的精细搭配,使得不同的牌面组合产生了不同的故事。《乌力波》则指出“伊塔洛·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在根本上更接近《百万亿首诗》”。^[9]

1973年,卡尔维诺被正式邀请加入“乌力波”(Oulipo)小组——由格诺与迷写作的数学家弗朗索瓦·勒·利奥奈于1960年创办,Oulipo是法语合成词,由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头两个字母组成,意为“潜在文学工场”,是一个松散的法语作家和数学家们的聚会,他们不定时聚会,一起探讨文本中隐藏的可以再创造的潜在性,为了激发对文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他们通过大量的尝试文本的不同的结构安排,试图找到文学可能是什么,而不是它是什么,他们也发明各种妙趣横生的文学游戏。例如,他们把文学和代数方程式结合在一区,或者把诗句排列成几何图案,或者把正写和反写的词语混在一起,跟中国的回文诗类似。在他们对文本写作的探索中,有一个“避字”的项目,即写文章时不允许使用某一个字母或某几个字母,乔治·佩雷克在小说《消失》里全篇没有使用过字母“e”。在他们看来,“作者更像技师,必须根据语言固有的限制、排列组合的规则,进行拼接、转换、统合”^[10]在卡尔维诺身上,也能看到这些观念的影子。1978年卡尔维诺《生活的使用说明·仿乔治·佩雷克》里,文章的“每一段从语义的角度讲,都是一篇短文,而从语音的角度讲,又是一个由一个辅音和五个元音组成的序列BA-BE-BI-BO-BU……”^[11]他在某些作品中把文学当组合游戏,明显得益于他在乌力波的经历。乌力波每月“命题作文”的活动,促使卡尔维诺进入语言的内部,卡尔维诺提交过《我是如何写一本书的》,已经“包含了《寒冬夜行人》粗略的思路。”^[12]约翰·巴思认为,卡尔维诺在《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寒冬夜行人》里结构上的多种可能性让人振奋,并指出卡尔维诺“与格诺的OULIPO小组的大量交流,无疑既是这种以形式为游戏的做法其原因之一,也是其结果之一。”^[13]同时,约翰·巴思还强调,“卡尔维诺关于乔治·佩雷克的评论对他自己的作品也非常合适:那些异想天开的运算方法和其它的组合规则,不惟没有窒息他的想象力,反而毫无疑问是激发了它。”^[14]可见卡尔维诺对小说多元创作形式和结构的追求是主动的,并从中获益。

通过格诺,卡尔维诺与罗兰·巴特相识。卡尔维诺参加了68、69两个学年巴特在索邦大学高等教育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主题是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同一时期,卡尔维诺又在乌比诺大学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以格雷马斯的参与为特点的符号学研讨会,这些活动证明了卡尔维诺对符号学的新兴趣。巴特研讨会的直接成果就是《S/Z》,他将巴尔扎克的《萨拉辛》分解为561个词汇单位,并用“解释性编码、行动编码、象征编码、语义素编码、文化编码”^[15]去捕捉意义是怎样在文本中被生产和散播,各种符码错综复杂的结合也将文本的各个侧面分割开,突破了文本结构整体性的神话,展示了文本的多元性,读者也成为意义的生产者,

相较于《作者之死》而言，巴特在《S/Z》中对作者的放逐与对读者的推崇进一步被延续着，这样的作者、读者观在《寒冬夜行人》里也有体现：男女读者读书寻书为线索的主叙述层里，叙述者把作者引进叙述，作者来到了被叙述的世界和被叙述的人物的层面，成为被讨论的对象，作者的地位被下降；次叙述层的十个小说里，叙述者与读者谈论小说“作者”的写作目的和状态，同样地，作者来到了被叙述的人物的层面，作者的权威被消解，他和其他声音是平等的，此外，无论是主叙述层还是次叙述层，真正的读者都被邀入小说，对文本的阅读具有很强的参与性与生成性。只是卡尔维诺在此的作者读者观没有巴特那么激进、走得远。

卡尔维诺同时还接触了法国前卫文学杂志《原样》，巴特和福柯也都为这份杂志供稿，这份杂志上还出现了利奥塔、德里达关于后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的重要文章。周小莉认为，随着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认识的日益深入，“卡尔维诺对文学、语言和自我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在这种背景下，他创作了《命运交叉的城堡》和《寒冬夜行人》这样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16]

1980年巴特遭遇车祸与世长辞，卡尔维诺在悼念巴特的文章里简单平易的追忆了他们的友谊、葬礼的氛围、最近阅读《明室》的感受，并没有追述巴特的思想理念，只在结尾表示了对巴特的致敬：“罗兰·巴特将科学家推衍一般规律的能力和诗人对于独特性的关注结合起来，耕耘于这片每一个客体都独一无二的科学苗圃中”。^[17]卡尔维诺在巴黎居住的这些日子里，对社会和文化保持开放的心态，自然的受到“时下观念的影响”，^[18]同时，他也葆有自己的思考，在回答某次电视采访时，卡尔维诺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至少我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摇摆，既感到两者的诱惑，又察觉到它们的局限。一边是巴特与他的科学家‘对手’，他们思考和说话时都带着科学式的冷漠和精确；另一边是格诺与他的科学家朋友，他们思考和说话的方式都是异想天开，以及语言和思想的杂技。”^[19]对时下观念有这样认识的人，其实已是有了洞识，也就不可能无条件的接受新思潮，更何况卡尔维诺本就有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我的书桌有点像一个岛：它可以在这里，也可以在另一个国家……写作是我的一部分工作，我能在孤独中，在任何地方，在乡村中的一个孤立的房屋里，或者在一个岛上，摊开它，而我在巴黎的正中有了这乡村的房屋，就这样，当我的工作紧紧联系着的交往生活完全在意大利进行着时，我能够在任何时候或是在必须独处时来到这里。”^[20]

二、卡尔维诺与后现代写作

卡尔维诺与格诺和“乌力波”小组的接触有助于他文本的实验性创作的实践。格诺的《风格练习》也好，《百万亿首诗》也罢，都是从一个抽象的、预设的公式出发，尽可能地增生、分支或繁殖出作品，这样的作品纯属后现代的文学实验和话语游戏。卡尔维诺1973年问世的《命运交叉的城堡》中，一张张塔罗牌各自独立，不同的排列组合后，能形成一个个故事，卡尔维诺乐于在严格规则下进行趣味性游戏写作，他把前期积累的各种素材进行不断的组合、罗列，使得各故事之间相互交叉，需要注意的是，塔罗牌只是通过图案将每个人的命运连接于城堡，而每个人的命运本质上没有关涉，通过这样的排列组合最终成为《命运交叉的城堡》，可见卡尔维诺对小说形式的探索体现出游戏的实验性结构的特点。

巴特的文本观也影响了卡尔维诺的创作。巴特他把文本分为两类，一类是可读性文本，另一类是可写性文本，“古典、前现代作品是可读的”^[21]，具有固定意义，是封闭式的，有完整的文本结构；“现代、先锋作品是可写的”^[22]，这类文本中，读者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文本没有传统上确定的意思，没有固定的表现对象，即可写性文本不提供从能指的领域脱离出来而通向最终所指的封闭区域的任何可能性，文本只是无穷无尽的能指的星系和规则以及

规则片段的混编物，读者几乎可以用任何方式随意解读文本，《S/Z》就是巴特着眼于此，对《萨拉辛》所做的分析，可见文本看似意义连贯实际上只是能指碎片的呈现。1979年，卡尔维诺发表的《寒冬夜行人》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其受巴特文本观的影响：小说里模糊了现实世界读者与小说男读者“你”的界限，把读者邀入小说，读者参与文本的想象和书写，也成为意义的生产者，卡尔维诺使可读性文本建构成了可写性的；此外，《寒冬夜行人》主叙述层和次叙述层文本的能指并没有稳定的所指，正如卡尔维诺的理想读者柳德米拉最想看的小小说类型“是那种只管叙事的小小说，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23]，次叙述层呈现了10个只有开头的故事，文本的所指被取消，解构了传统文本观能指与所指的稳定关系。

与法国前卫文学杂志《原样》的接触使卡尔维诺受到了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影响。1962年，德里达《几何学的起源》出版，由此获得了《原样》杂志创办人之一索莱尔斯的关注，索莱尔斯之后十分热情地邀请德里达在《原样》发表文章，还尽力促成德里达的专著问世，“德里达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个人解构主义专著《书写与差异》也是作为索莱尔斯主编的《原样》丛书之一由瑟耶出版社出版”^[24]，此外，德里达的《播撒》也于1972年由《原样》丛书出版，该书也是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力作，到1967年秋，德里达的三部专著《书写与差异》、《论文字学》和《声音与现象》均已出版，奠定了其解构主义之父的地位。卡尔维诺一家1967年夏已移居巴黎，与《原样》文学圈的来往自然会使得卡尔维诺对德里达解构主义理论有所了解，“雅克·德里达的后结构主义运动及其对语言作为最终真理载体的怀疑批判影响了作者（卡尔维诺）”^[25]。德里达对西方哲学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提出了质疑，主张消解等级、中心和意义，并创造了几个新术语借以透视其解构主义的理论核心：“延异”、“播撒”、“踪迹”、“替补”，“延异”揉合了差异和延迟这两个词义，使意义的确定成为不可能，并一再推延意义的呈现，使得意义的多样性层出不穷，“播撒”和“踪迹”由“延异”引出，“播撒”是一切文字的本能，意义在于瓦解文本的统一性，揭示出文本的零散，从而证明文本确定意义的虚假性，并打开了文本生生不息的多元意义，“踪迹”描述了意义延异的动态过程，无论是“延异”，“播撒”还是“踪迹”，这样的文本意义被无限推延、消解的游戏就是一种符号之间不断“替补”的活动，这样的活动所指向的必然是本原的空缺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消解。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里提出“晶体”概念，卡尔维诺希望他的作品被阅读时能像晶体那样折射出多重意义；《看不见的城市》，讲述了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汗汇报其旅行见闻的55个奇幻浪漫城市的故事，结构上实践了他的“晶体结构”的叙事模式，解构了传统叙事；第五讲“内容多样”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一种无中心的结构、包罗各式各样无穷无尽关系网的思想，卡尔维诺提出“开放型百科全书式小说”的文学理想，主题不确定，向四面八方延伸，范围越来越广，规模越来越庞大，在形式上呈现出无限性、开放性的特点；卡尔维诺写于1983年的《帕洛马尔》是其最后一部小说作品，实践了其百科全书式小说的理想。卡尔维诺的这些创作理论和实践均具有明显的解构主义色彩。

在60年代接受了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诸多先锋思想后，卡尔维诺在具体的小说理论和小说创作实践中有了新的想法，在《美国讲稿》中提出了“开放型百科全书”、“晶体结构”、“轻逸”这三个具有后现代色彩的小说理论，并创作了多部后现代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命运交叉的城堡》、《寒冬夜行人》、《帕洛马尔》，卡尔维诺对小说创作理论和实践的追求具有一致性：结构上强调精确的晶体模式，内容上主张“主题多元化”的尝试，“追求无限，无限追求”。

参考文献

- [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文学机器[M]. 魏怡译. 南京: 译林出版, 2018:72.
- [2] 陆国俊, 孟庆龙. 永远的吕同六·中意文化交流的使者[M].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8:413.
- [3] 陈晓明. 无边的挑战: 中国先锋文学的后现代性[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2015:27.
- [4]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文学机器[M]. 魏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8.
- [5]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 李桂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88.
- [6]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 李桂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87.
- [7] [法]雷蒙·格诺. 风格练习[M]. 袁筱一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2.
- [8]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为什么读经典[M]. 黄灿然, 李桂蜜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286.
- [9] 中国《乌力波》编. 乌力波[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11.
- [10] 中国《乌力波》编. 乌力波[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1:24.
- [11]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在你说“喂”之前[M]. 刘月樵译. 南京: 译林出版, 2015:249.
- [12] 中国《乌力波》编. 乌力波[M]. 北京: 新世界出版, 2011:24.
- [13] 同上, 第 52 页
- [14] 同上, 第 52 页
- [15] 艾伦. 导读巴特[M]. 杨晓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103.
- [16] 周小莉. 卡尔维诺小说中的空间问题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141.
- [17]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收藏沙子的旅人[M]. 王建全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97.
- [18]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巴黎隐士[M]. 倪安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229.
- [19]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文学机器[M]. 魏怡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289.
- [20]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巴黎隐士[M]. 倪安宇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57.
- [21] 艾伦. 导读巴特[M]. 杨晓文译.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5:89.
- [22] 同上.
- [23] [意]伊塔洛·卡尔维诺. 卡尔维诺文集. 第 5 卷. 寒冬夜行人. 帕洛马尔. 美国讲稿[M]. 萧天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82.
- [24] 赵雪梅. 德里达与原样派渊源颇深[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5-12-29 (002) .
- [25] Constance Markey. *Italo Calvino: A Journey toward Postmodernism*. Florida: Florida University Press, 1992:19.

Calvino in the thought of postmodernism culture

Meng Weng

(the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 Hunan, 410082)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Calvino in the postmodernist cultural trend of thought. On the one hand, this paper examines calvino's absorption of postmodern philosophy, such as Roland Barth and Derrida, in his residence in Paris, and on the other hand, his novel creation is obviously influenced by Oulipo literature group represented by Raymond Guenot. His theory of literary creation and his later novels are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narration.

Keywords: Calvino ; postmodernism